

【真情】

动人的“情书”

□赵陶

上了没几年学的母亲，几乎不识字。

早些年时，她总是跟我们讲，由于姥姥家重男轻女，让家里仅有的一个男丁——舅舅读了书，母亲夹着小板凳跟在姥爷后面求了好久，姥爷才让她读到小学三年级。后来要供舅舅读高中，母亲就再也捞着去上学。年幼的母亲离开学校的时候一步三回头，姥姥在后面一个劲儿地抹眼泪。这也成了母亲心底最深的遗憾。

父亲是个初中教师，每看到父亲伏案写字，母亲总是静静地站在一旁，夸他的字漂亮。看久了，便也央求父亲教她写漂亮的字，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她，“看好了，‘国’字要写得方方正正，‘家’字要写得大气漂亮！”她就仔细地听，认真地写。母亲的手由于常年在纺织厂工作，手指变得粗糙不堪，握笔的姿势如初学的孩子般笨拙，却写得分外认真。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，像极了春日里刚抽芽的柳枝，努力向上生长着。这段美好的学习时光持续到父亲去世，之后母亲再也没碰过笔。她把父亲的笔和字帖收进抽屉，有时候在半夜时分拿出来仔细触摸，仿佛父亲在她身边，从未离开过。

直到后来普及了智能手机，跟随母亲多年的小灵通终于下岗了。看着新手机屏幕上的字，母亲犯了愁。她戴着老花镜，手指在屏幕上小心翼翼地划动，一个个程序跃然手机上，“这个是什么？”“这个呢？”她抬起头问我，眼神里带着孩童般的期待。我瞥了一眼，用极其不耐烦的语气回复她，接着又教了她一些基本的用法。她一边焦急地说着“慢点儿”，一边手指快速在屏幕上划来划去。周末又接到母亲电话，让我回家教她怎样发消息。我急匆匆赶回家，只见桌子上铺满了纸笔，零零散散的纸片散了一地。“妈，您这是要干吗呀？”我笑着问。她低下头，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：“我想……想给你们发个信息，周末回来吃饭。”我的心颤了一下。原来，母亲为了练习拼写，又拿出了家伙什儿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练习拼写。

渐渐地，母亲的信息发得越来越快，她学会了手写，起初是简单的“你好”，后来是“已经到家”，再后来，她可以点赞我的朋友圈，并会各种留言，每个字、每句话都字斟句酌，像她年轻时纺织的布匹，一针一线都倾注着心意。去年生日，我收到一条特别的信息：“闺女，生日快乐，快收红包。”我颤抖着双手点开那个红包，金额不大，却让我红了眼眶。我这才知道，这些日子她不仅在学习认字，还在学习使用各种手机功能。她说，这样就能和儿女们一样了。

现在的母亲，不仅学会了发微信、语音留言、视频通话，还会刷各种各样的视频，搞笑的还会发到家庭群里和我们共享。看着她满意的笑容，我突然明白，这些文字不仅仅是文字，更是母亲对我们深沉的爱。她在用最朴实的方式，追赶着这个时代脚步，为的是离我们更近一些。

如今，母亲的信息依然会来，有时是清晨的问候，有时是深夜的叮嘱。漫漫人生路，她的每一个字就像一束光。我知道，在这些文字背后，是她永不褪色的爱，是她用尽一生，写给孩子们最动人的“情书”。

(本文作者为胶州市作协会员)

【浮生】

常回老家看看

□星袁蒙沂

五一假期，俩儿子都不上课，单位也给了两天假。一家四口可以同时休息的时间，一年到头算起来，还真不多。我跟妻子商量，带着孩子出去玩玩。可去哪里呢？我们又犯了愁。太远的地方，短短两天肯定不够用。周边的景点，多数都去过了。出去的目的，也无非就是看看山看看水看花草，或者逛逛科技馆、动物园、古建筑。一时想不到好去处，只能先搁下，等问问俩孩子再说。

晚上回家刚进门，小儿子就跑出来，直接跟我说：“爸爸，我想回老家住两天，我想爷爷了，我都快不记得爷爷长啥样了！”6岁小儿子的这话一出口，就震惊到我了。先是羞愧，羞愧于光想着带他们找地方玩了，却忽略了亲情的重要。而后还是羞愧，羞愧于短短三十多里地，驱车短短半小时不到的车程，却已好几个月没带他俩回老家了。孩子想跟爷爷见面，多半是等父亲来送东西时，碰巧匆匆一见。

父亲来镇上，一般是开着他那辆“老年乐”三轮车。“老年乐”跑得慢，得五六点钟起床，从老家赶过来，在小儿子上幼儿园前见上一面。如果是下午，为了赶时间，父亲一般等不到孩子放学，连饭也不吃就得离开，一般见不着。老大家在县城读初二，每周回家一趟，与他爷爷见面的机会更是少得可怜。平时不回老家，理由当然很多，看起来还都合情合理。譬如，孩子得写作业，老家没学习桌，不方便；譬如，我跟妻子都上班，没时间来接送。

“我想爷爷了，我都快不记得爷爷长啥样了！”听到小儿子突然冒出这句话时，我一愣，之前的决定其实就已经改变了。第二天，妻子下夜班回来，几乎没用沟通，意见就达成一致：抓紧吃饭，然后回老家。

回到老家时，父亲不在家。院门口的抽水机正响着，不用猜，他肯定是在山上的哪块地里浇树。老家那边，村外即是山和岭，果树都长在长条状的梯田里。山地不像平原，地块大多比较小，各家各户的地都很分散，浇灌起来非常麻烦。山高岭薄，容易缺水容易旱，只要雨水不多，春夏秋三季都得常浇。夏天，烈日当空炙烤着，沙土地表层松散，焦干焦干的，一洒水直起酸土，就像地在冒烟。隔不了几天就得浇一次，若是晚浇十天半月，此前的所有努力就可能都白费，挂满了果的树需水量大，缺水后很易落果减产，甚至枯死。所以，只要井里有水，哪怕是只能抽出一桶，也得去浇上。

俩儿子回老家，包括我和妻子，几乎都不会去地里帮忙。浇树时，只要有个人在旁边看着就行，不需要太多人。而摆水管的活，我还凑合，妻子和儿子根本干不了。

老家没电脑，大儿子没带手机，在家里待了一会儿就急了，说一个人出去逛逛。他沿着大路，从我们村往外走。路上遇到我的铁哥们儿，也不肯搭他的车回来，继续逛。

中午饭后，父亲又去浇树了，妻子开始准备晚饭。小儿子也在家待不住，吵嚷

着去邻村姨姥娘家玩，母亲拗不过，带着他去了。

午饭后有点困，我想去卧室小睡一会儿。大儿子闲不住，又说出去逛逛，便一个人出去了。等我睡醒，就快17点了，起床去铁哥们儿家，他正在钉蜂箱。我们正聊天，妻子打来电话，说大儿子“出去一下午了，也没回来”，怪我不去找找。“都上初中了，出去玩玩，还用找吗！”我这么硬气地反驳着，人却先于嘴跟着脚往家赶。

能去哪儿呢？时间确实有点长了。大儿子跟着表哥表弟步行去过九间棚景区，还骑电动车去过郑城口子，都是沿着大路走的。村后的北山，他也去过，是跟着我们几个大人一起去的，中途还走丢了！这么长时间不回老家了，他有可能去的，或者以前去过，相对熟悉的，也就这几个地方。除了猜，剩下的就是担心了，山路陡滑，悬崖峭壁太高，不熟悉路况，村里有几个深水池，不会游泳，山上有蝎子、黄蜂，也有一种叫“土拐蛇”的毒蛇……零零碎碎的信息乱七八糟冒出来，让人一时有些慌。

母亲把小儿子放在他姨姥娘家，去里山弯找了，因为爬北山顶得从里山弯走。妹妹和小外甥也从家赶来，又去东桃坞门沟喊，东桃坞门沟是从村东上下北山顶的一个千山沟。妹妹从她家骑车沿北蚕场的路到我家，去东桃坞门沟没找到，又沿着芦家沟大路赶回去，再去九间棚。我那时正驱车顺着盘山道去郑城口子，而后折返去九间棚路口，然后继续朝小镇的方向赶，直到十几里外的范家台，都没见到人。父亲打电话说，他在西山尖子，也没喊到人。

上四年级的小外甥给他妈妈支招：“报警吧！”又说：“这回找到了，俺舅舅要是凶他，你可别劝！”妻子着急，来电话跟我说，真不行让村里的大喇叭喊喊。我不知道该找谁，打电话让父亲联系。正准备用村里的大喇叭喊时，妻子突然又来电话说：“梓航回来了！”

“我把浇水的机子都停了！”父亲满是怜爱地跟他孙子“抱怨”。不管谁问，大儿子都只是羞愧且尴尬地笑了再笑。他脸红着说，他就是沿着西边的路上去了北山顶，又从另一边下山后顺着大路回来的。走大路远，村里人一般不会像他这样走。

大儿子在老家长到3岁上幼儿园回镇上，小儿子从小就没在老家长住过。他俩对老家不能说太陌生，却完全可以说“不熟悉”。这些，我并未担心过。真有时间，最先想到的，还是带他们去哪里玩玩。小儿子的几句话，改变了这个小长假的预先规划。大儿子的“三小时未回家”，折射的东西更多。

常回去看看，老家就不再陌生，就不容易迷路，就不会平生出这样那样的担心。“我都快不记得爷爷长啥样了！”这是小儿子脱口而出的话，这句话击中了我，让我猝不及防、哑口无言。同样，大千世界中，能被这话击中的，何止我一个！

(本文作者为平邑作协副主席，现供职于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中心卫生院)

【读心】

情绪报备

□北米

王奶奶是我的邻居，女儿在外地工作和生活，她和老伴不愿去外地养老，就想找位住家阿姨。有人帮她找到了一位河南籍的阿姨，姓张，48岁，丈夫离世，父母也都不在了，只有个女儿在外地读大学。经过几天试用，王奶奶老两口对张阿姨非常满意。

可过了些日子，有一天王奶奶突然跟我吐槽：“早上我家老头子说想吃三鲜馅饺子，我告诉了小张，她答应了一声后却迟迟不行动。眼瞅着快10点了，我沉不住气，就自己去超市买了大虾和韭菜。回来后，我和小张一起备料、包饺子，但一整天她脸上都没有一丝笑容。干这么点活还闹情绪，这真是时间一长就暴露了本性，不靠谱啊！”于是，王奶奶想把小张换掉，再找一位阿姨。

第二天，我再见到王奶奶，她却笑眯眯地跟我解释，说这事纯属误会，昨晚她听小张在房间里和女儿通电话，才得知小张的女儿因病住院了，这事让小张担心了一整天。了解情况后，王奶奶让小张赶紧坐火车去医院陪女儿，还支付了她一个月工资，又额外给了她300元，让她给孩子买点水果。

通过这件事，王奶奶决定和小张制定一个“情绪报备”规则：以后不管谁的情绪不好了，都必须让对方知道原因，以免产生误会。王奶奶还以身作则——有一次她和老伴闹了矛盾，便主动告诉小张：“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是因为你，是和老头子生气呢。”她和小张约定，有了心事就说出来，大家一起想办法。假若不想暴露隐私，也可以不说，但要提出请“情绪假”。这办法还挺管用，后来小张在王奶奶家工作三年，感情越来越深，相处得像是一家人。

我高中时住一个宿舍的同学晓寒，平时大大咧咧的，高三那年的一个中午，她从家返回学校，进门就跟我们说：“我心情不好，若是‘发疯’，你们谁也别搭理我啊！”大家有了心理准备，那天便处处让着她，结果她也没“发疯”。后来她告诉我们，那几天她心里特别烦，怕控制不住情绪误伤了我们的感情，就提前知会一声，没想到那几天我们对她格外好，主动帮她买饭、打热水，她感受到同宿舍姐妹们的温暖，心情也就好了起来。

此后，宿舍里的女生都学会了情绪报备，谁心情不好了，在宿舍里喊一声。看似简简单单一句话，却给我们的高三生活提供了一种解压方式，大家抱团取暖、互相扶持，最后都顺利完成了高考。

同事刘姐的女儿正读初中，她们母女关系一直处得像朋友一样。刘姐说，亲情也需要用心经营。她家里贴着一张心情指数表，每天回到家，她和女儿都会先将各自的心情指数填写上：5颗星代表心情极好，4颗星说明心情还可以，3颗星是心情一般，2颗星则是有些郁闷，1颗星就是很烦。有了这张表，她和女儿便能精准地避开彼此的情绪火力点，等两人都心平气和时再进行沟通和交流。事实证明，这张心情指数表的效果不错。

大多数人很难做到情绪一直稳定，若将自己的情绪告知身边人，让他们有所准备，当负面情绪藏不住时，就不会误伤他人，还能获得更多理解和关心。

(本文作者为淄博市作家协会会员)